

政治·外交

##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 ——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张东冬

**摘要：**随着“印太”地缘概念的出现以及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重要性的提升，印太战略已发展成为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架构。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日澳间的利益一致和相互依赖使得四国重新开启停滞已久的四边安全合作，四国安全合作的现实基础似乎更为牢靠，四国安全合作聚焦在低政治领域，具有准同盟的属性并突出地缘政治色彩。尽管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局限，但短期内四方基于共同利益而建立一个团结而非制度化的联盟伙伴关系的趋势愈加明显。四边安全合作重启和深化将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及战略利益的拓展产生潜在威胁，主要表现为：美印日澳四国合作形成战略联动，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海域同时对中国形成围堵，使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拓展和延伸面临更大的压力，威胁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和利益延伸；美印日澳四国联手干涉中国周边安全事务，造成中国在和平解决领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处于被动状态，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四国热衷于鼓吹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塑造以四国为基础的印太民主国家联盟，将中国排除于印太地区秩序架构之外，削弱中国印太海上的影响力；四国共同推动印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投资，企图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致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面临竞争性挑战，威胁中国印太海上战略利益。

**关键词：**印太战略；美印日澳；安全合作；中国；战略选择

**收稿日期：**2020-06-04

**作者简介：**张东冬（1984~），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2017级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美国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印太区域安全。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项目编号：201807275009）的资助。

近年来，随着印度洋—太平洋（Indo-Pacific）地区战略地位 and 价值的不断凸显，印太概念在地缘政治中逐渐流行起来，被越来越多的智库学者和政界人士所使用，同时也日渐成为区域内一些国家的战略发展框架。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

家,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推动本国印太战略的规划和实施,以期塑造有利于各自战略利益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安全架构。在此背景下,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在停滞多年后重新得以复活,并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双边或三边的角度来探讨美印日澳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而对于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sup>①</sup>因此,本文拟从印太战略出台实施的背景出发,在分析四边安全合作机制重启的基础上,探讨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主要特征、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 一、“印太”概念与美印日澳的战略架构

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长期处于分离的状态,只有生物地理学及地缘政治学研究将印度洋和太平洋结合起来,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概念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和价值的彰显,印太概念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对话中逐渐流行起来,并演化成为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区域国家的战略框架。

### (一) 印太概念的起源及其演变

印度洋与太平洋历史上分别属于各自的地理单元系统,长期被割裂成两个不同区域。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洋—太平洋一词首先被运用到民族志研究之中,“印太群岛居民”成为识别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一种方法。<sup>②</sup>此后,印度洋—太平洋一词又演变为海洋科学术语,收藏于英国自然博物馆的“关于1881~1882年英国皇家海军‘警报’号航行期间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进行动物学收集的报告”,最早将印度洋和太平洋划分为统一的区域。<sup>③</sup>就海洋科学而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主要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地理生存空间范围,早期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

<sup>①</sup> 双边安全合作的研究可参见罗藏才让:《美印防务安全合作最新动态探析》,载《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5~126页;朱清秀:《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8~134页。宋伟:《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2~117页;孙现朴:《“印太”语境下的日印防务合作》,载《理论视野》2017年第3期,第77~81页;王竟超:《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探析:历史演进、动因及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35~46页;David Brewster,“The India-Australia Security and Defenc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s, Constrains and Prospects”,*Security Challenges*, Vol.10, No.1, 2014, pp65~86。三边安全合作的研究可参见余芳琼:《美日印三边对话:缘起、发展与前景》,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29~34页;Tomohiko Satake and Yusuke Ishihara,“American'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Japan-US-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Asia-Pacific Review*, Vol.19, Issue 2, 2012, pp5~25。

<sup>②</sup> Rory Medcalf, A Term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December 4, 2012, <https://thediplomat.com/2012/12/a-term-whose-time-has-come-the-indo-pacific/>.

<sup>③</sup>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Report on the zoological collections made in the Indo-Pacific Ocean during the voyage of H.M.S. ‘Alert’ 1881-2, London: Printed by Taylor and Francis, 1884.

的海洋生物研究主要蕴含了海洋鱼类、软体动物以及海洋贝壳类生物的科学发现和探索。<sup>①</sup>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学者也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进行了人种学的研究，由语言学家詹姆斯·罗根（James R. Logan）于1850年撰写的《印度群岛的民族学：对印度洋—太平洋岛民的大陆关系进行调查》一书，详细研究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岛屿的特定种族，通过考察各部落语言与发展状况和文明程度间的联系，建立起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彼此互动的文化纽带。<sup>②</sup>

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地缘联系的日益加强，“印太”一词逐渐从生物地理概念转变为地缘战略概念，出现在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话语中。“印太”作为地缘概念起初出现在学术界，成为地缘政治学者所讨论的学术概念。20世纪初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夫（Karl Ernst Haushofer）在《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一书中首先提出印太地区的概念，即“世界权力中心已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不久之后世界权力中心也将转移到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sup>③</sup>

1948年，世界粮农组织在建立渔业区域理事会时首次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视为同一地缘单元，将其中一个命名为印度洋—太平洋渔业委员会。<sup>④</sup>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最先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提出“印太”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印太”一词被用于讨论澳大利亚周边领土的非殖民化问题。<sup>⑤</sup>1965和1966年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联合举办的两次研讨会上都讨论了印太地区核扩散和联邦责任安全的问题。<sup>⑥</sup>在20世纪70年代，“印太”一词又被用于描述确保澳大利亚安全的“印太平衡”。<sup>⑦</sup>尽管印太概念在多个不同场合被提及，但此后的30年间，国际上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却陷

① 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4页。

② James Richardson Logan, *The ethnolog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embracing enquiries into the continental relations of the Indo-Pacific islanders*,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1850.

③ Karl Ernst Haushofe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Major Karl Ernst Haushofer's Geopolitics of the Pacific Ocean*, Lampeter: Edwin Mellor, 2002, p141.

④ Debate, “Indo-Pacific: 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dia's Interest, Stakes and Challenge”,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9, No.2, April-June 2014, p93.

⑤ I M. Cumpton, “Consolidation by conference?” *Australian Outlook*, Vol.10, No.2, 1956, pp61~64.

⑥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fence Studies Project, Proceeding of the Seminar on Nuclear Dispersal in Asia and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5;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fence Studies Project, Proceeding of the Seminar on Commonwealth Responsibilities for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6.

⑦ H. G. Gelber, “Nuclear Arms and the Pacific”, *Australian Outlook*, Vol.25, No.3, 1971, pp295~308.

入沉寂状态。

直到21世纪初，随着印太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价值的大幅提升，印太概念开始成为学术界和战略界的热门话题。澳大利亚昆士兰邦德大学詹姆斯·弗格森（R. James Ferguson）博士在演讲中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印太概念再次回到学者的视野之中。<sup>①</sup>2005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东亚峰会（EAS），象征着一个更加统一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一个紧密结合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将会增加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增长。”<sup>②</sup>2006年，印度和日本两国的智库在印度国防分析和研究所举办了一场主题关于“强化印日两国战略与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崛起”的研讨会，在这次讨论中，印太概念被首次提及和讨论。<sup>③</sup>2007年，印度学者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发表《海上通道安全：印度与日本合作的前景》一文，首次从学术论文层面对印太概念进行了阐释和探讨。<sup>④</sup>自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以及中国学者开始在学术论文中使用该概念，印太概念逐渐成为学界普遍讨论的热点话题。<sup>⑤</sup>虽然印太概念可以通过各种地缘政治的视角进行社会建构，但它显然会变成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关系。随着印太概念和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重要性的显著提升，印太概念开始从学术话语渐渐衍生成官方的话语体系。

## （二）印太战略成为美印日澳的国家战略

“印太”一词演变为地缘政治概念，反映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区域国家的战略发展趋向。以美国、印度、澳大利

---

① R. James Fergus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SS, Bond University, Queensland, Australia, 2000, <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wbip/WBlec1.htm>.

② Michael Richardson, “Australi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9, No.3, 2005, p363.

③ 章节根，李红梅：《澳大利亚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原因及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3期，第42页。

④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of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1, No. 1, 2007, pp139~153.

⑤ Rory Medcalf, *A Term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December 4, 2012; Michael Wesley, *Iresistibl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 *Australian Literary Review*, May 4, 2011; Michael Ausli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December 2010; Walter Lohma, *Shaping U.S.'s Future in the Indo-Pacifi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pril 20, 2011;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Indian Express*, October 29, 2011; C. Raja Mohan, *India and Australia: Maritime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Asia Link*, November 1, 2011; 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4-22页；张力：《“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4期，第1~7页。

亚和日本等为主要代表的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国家，试图将印太地区纳入各自的战略发展框架，塑造有利于其战略利益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安全架构。

早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已经开始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进行概念上的整合，统一到美国大战略的系统之中，奥巴马政府出台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可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初级版本。<sup>①</sup>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明确将印太概念提升为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印太战略演化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取向。2017年11月，特朗普在首次出访亚洲期间，正式提出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表示美国将与地区盟国和伙伴积极合作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sup>②</sup>此后，特朗普政府相继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及《印太战略报告》对印太战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目前，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处于战略的实施阶段，与盟友及伙伴密切合作构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设想。美国的印太战略实质就是基于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原则，在印太框架内与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构建所谓的“四边战略联盟体系”，以印太战略转型积极塑造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印太未来秩序，全面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进而维护其在这一地区的霸权秩序和全球领导地位。

印太战略可以看作是印度“扩展邻国”和“向东看”的早期概念政策的延伸，从根本上讲是其“东进”战略的一个变体。<sup>③</sup>自“东向”政策（Act East Policy）实施以来，印度对外战略不断向西太平洋延伸和拓展，使得印度对印太概念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自2011开始，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逐渐从学界转移到印度官方的外交政策话语中。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所阐述的“自由、开放和包容”印度洋—太平洋愿景，更是向外界描绘出印度印太战略构的基本框架。<sup>④</sup>印太战略契合印度一直以来追寻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扩展地缘战略利益的需求，可以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和利益诉求合理化。更为重要的是，印度通过加强与美国、日本及澳大利亚的海上安全合作，可以弥补其

---

<sup>①</sup> Mr. Vikram Nehru,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13, 201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VikramNehru-Testimony.pdf>.

<sup>②</sup> Demetri Sevastopilo, *Trump Gives Glimps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Counter China*, Financial Time,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e6d17fd6-c623-11e7-a1d2-6786f39ef675>.

<sup>③</sup> Chietigj Bajpae, “Embedding India in Asia: Reaffirming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8, No.4, 2014, p100.

<sup>④</sup>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在海洋领域发挥作用时意愿与能力上的差距，进一步将政治、军事影响力由印度洋延伸拓展至太平洋。<sup>①</sup>此外，印度印太战略的推动与其海洋大国梦想密不可分。印度加强与美日澳的战略安全合作，通过制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力量扩展，充分发挥印度洋的地区主导作用，将成为印度迈向海洋大国的关键一步。国际政治学者普利亚·查科（Priya Chacko）分析指出：“印度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或将从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共同建立更为紧密伙伴关系的预期。”<sup>②</sup>

日本是最早推动引领印太战略理念及实践发展的国家，安倍晋三任日本首相期间，曾多次对印太概念进行了官方阐述。从印太动态耦合到“民主安全菱形构想”再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日本不仅积极缔造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印太战略愿景，同时也积极推动了美国在印太战略构建上发挥引导作用。<sup>③</sup>日本所谋划的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主导印太区域的框架下，以日美同盟体系为支柱，积极构建印太地区海上经济政治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对中国形成战略上的制衡，建立有利于日本自身战略利益的印太框架。<sup>④</sup>一方面，日本与美国形成共同合力，努力拉拢印度加快实施“东向”战略，强化与澳大利亚的海上安全合作，通过积极推动美印日澳四边合作，平衡和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增长和迅速崛起；另一方面，日本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通过强化与美印澳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在印太地区建立以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为基础的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联盟关系网，使自身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一极，进而维护和拓展其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澳大利亚是最早将印太地区纳入国家官方战略框架的国家，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身份认同的叙事框架，促使澳大利亚重新发现了印太战略的重要意义。<sup>⑤</sup>早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中就曾指出，“印度洋将在2030年之前在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和国防规划中的中心地位与太平洋并驾齐

---

① 周方银，王婉：《澳大利亚视角下的印太战略以及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33~34页。

② Priya Chacko, “Th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Ideation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8, No.4, 2014, p449.

③ 宋德星，黄钊：《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机理及其战略效能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第42~46页。

④ 葛建华：《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第70~84页。

⑤ 许少民：《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127~134页。

驱”。<sup>①</sup>2017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详细阐述了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形势的判断、与地区国家的关系走向以及印太地区的未来秩序的构想。<sup>②</sup>澳大利亚的印太战略目标旨在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一个和平的地区，通过维持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安全 and 经济秩序，使其所追求的利益不受任何外界的限制。为此，澳大利亚寄望借助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太联盟体系，来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对原有秩序的挑战，通过在地区经济安全秩序的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提升自身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关键地位。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积极强调并推动以美国为主导，以地区其他重点国家为支点的多边主义合作。目前，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参与印太地缘战略安全互动的路径选择。

## 二、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重启及其特点

美印日澳的印太战略转向激活了四国的战略互动，为美印日澳重新启动四边安全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由来已久，最初可追溯到2004年印日澳三国与美国组成协调东南亚海啸救灾行动的“四国集团”（QUAD）。<sup>③</sup>2007年1月，安倍晋三在东亚峰会期间首次正式阐述“四国同盟”的构想，同时提议在美、日、澳现有的三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将印度纳入并建立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当年5月，美印日澳四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在东盟地区论坛马尼拉会议期间首次聚集，召开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QSD），标志着美印日澳安全合作的正式启动。会议结束之后，四国举行了“马拉巴尔”大规模联合海上演习，并日益呈现出构建“亚洲版”北约的发展趋势。<sup>④</sup>美印日澳四边安全战略互动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则导致四国安全对话于次年中止。此后近10年间，美印日澳四方一直谨慎地加深彼此合作，双边和三边安全合作成为几个国家间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般来说，印太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美日印澳间彼此的合作，美国特朗普政府拉拢印日澳三国构建所谓的印太战略“联盟”体系，为美印日澳四边合作奠定

---

<sup>①</sup>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Canberra: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p36.

<sup>②</sup>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Foreign Policy Paper, November, 23, 2017, <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

<sup>③</sup> Marc Grossman, “The Tsunami Core Group: A Step Toward a Transformed Diplomacy in Asia and Beyond”,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 No.1, 2005, pp11-14.

<sup>④</sup> 张根海, 王颖: 《“印—太战略弧”视域下美印日澳组合对南海安全的导向性分析》, 《南亚研究》, 2017年第4期, 第101页。

了现实基础。美印日澳是推行和实施印太战略最为核心的4个国家，四国合作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各自印太战略的目标效果。一方面，美印日澳四方除了各自的战略目标外，在印太地区还包括维护以原有规则为基础的区域安全秩序、促进地区海上航行自由、向地区相关国家提供安全保证以及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崛起等方面的共同战略愿景，美印日澳这种战略的一致性成为四国四边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从美印日澳的各自利益和根本目标来看，由于四国自身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印太战略的推行和实施离不开其他地区主要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和支持，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使得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成为实现各自战略利益的重要平台。由此，美日印澳四国借助共同开启塑造印太地区的安全架构，重新开启了四国建立战略联盟的体系合作的新进程。

2017年11月，美印日澳四国官员在菲律宾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举行首次正式官方会晤，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四国就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议题展开讨论，主要涵盖（1）印太地区航行和飞行自由；（2）协调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反恐和海上安全工作；（3）进一步合作遏制朝鲜的核导弹计划以及非法行为等内容。此外，四国同意在共同民主价值观和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深化合作，以进一步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sup>①</sup>同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明确表达了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内深化四边安全合作的意图，“强调美国欢迎印度成为全球领先的强国和更强大的战略及国防合作伙伴，将寻求增加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边安全合作”。<sup>②</sup>此外，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8年版《国防报告》也指出，“美国将优先扩大与印日澳等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实现网络安全架构，保护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sup>③</sup>2018年1月，美印日澳等国在新德里举行了区域防务论坛“瑞辛纳对话会”（Raisina Dialogue），四国讨论了与其他亚洲民主国家共同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自由主义规则以及保护航行自由地区秩序的问题。<sup>④</sup>这次对话会议被外界看作是由美印日澳组成的“四国联盟”将进一步拥有实质内容的标志。

重启后的四边安全合作方式主要体现在四边安全磋商的常态化和机制化。自首次磋商后，美印日澳四国已陆续召开若干次会议，就印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进行

---

<sup>①</su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ustralia-India-Japan-U.S. Consultation o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7/11/275464.htm>.

<sup>②</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 2017, pp25~46.

<sup>③</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19,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sup>④</sup>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Raisina Dialogue: Conference Report 2017, January 17-19, 2017, [https://www.orf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9/Raisina\\_Report\\_2017-WEB.pdf](https://www.orf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9/Raisina_Report_2017-WEB.pdf).



了一系列的协调合作。2018年6月，美印日澳磋商会在新加坡举行，四国重申共同支持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确认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同意与该区域的国家 and 机构合作，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愿景。<sup>①</sup>同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的高级官员再次在新加坡会晤，就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四国重申了在印太地区维护和加强基于规则秩序的共同承诺，重点讨论了海上安全、反恐、防核扩散和网络问题方面的区域安全合作，同时就印太的参与和倡议进行定期磋商达成了一致。<sup>②</sup>2019年5月，美印日澳四国高级官员再次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就推进自由、开放和包容性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努力进行了磋商。除了重申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促进该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外，四国还讨论了基础设施投资、区域灾害应对、网络安全及海上安全等问题。<sup>③</sup>

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在印太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得以重启，因而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作的现实基础更为牢靠。自上次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终止以来的10年中，美印日澳四国进一步强化了双边级别的信任和职能合作，并通过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的三方战略对话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四国已经积累了安全合作的得失经验，合作的现实基础变得更加牢靠。以美印两国为例，2007年美印两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双边安全合作机制尚未完善，印度也几乎没有从美国进口任何军事装备，合作的基础缺乏战略互动的有利支撑。相比之下，2017年美印防务合作已从多层次、多领域展开，印度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装备的总价值超过150亿美元，两国的防务伙伴关系不断呈现出日益发展的态势，相互信任的基础相对更加牢固。<sup>④</sup>另外，2007年美印日澳间的三边对话合作尚未出现，缺乏合作信任的基础和前提，而2017年美日澳、美日印及日印澳三边对话已经相继建立，一系列三边联合演习、武器销售、军事合作性协议、共同愿景声明和情报共享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了美印日澳四边非正式安全网络合作的现实基础。

---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Australia-India-U.S. Consultations, June 7, 2018,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062.html](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062.html).

②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 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 Washington, D.C., November 15, 2018,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8/11/287374.htm>.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 ( The Quad ), May 31, 2019, <https://www.state.gov/u-s-australia-india-japan-consultations-the-quad/>.

④ Cara Abercrombie, Removing Barriers to U.S.-India Defense Tr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10, 201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1/10/removing-barriers-to-u.s.-india-defense-trade-pub-75206>.

第二，合作停留在低政治领域。自2004年首次接触以来，美印日澳四国安全合作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功能性的合作，联合开展了诸如印度洋海啸后的联合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四国海军联合演习以及高级军事领导人公开露面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重启后的四边安全合作则仅停留在象征层面，缺乏具体的联合行动。到2019年底，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已举行了5次，与东亚峰会和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其他地区安全会议一道，共同讨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更广泛的议程。这些会议仅以外交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和政府的司局级官员为主，更多的是外交意义上的政策协调。按照四国官方发表的声明，这些会议不再被称为“四边安全对话”，而是被称为美澳印日“四边磋商”，即表现为通过寻求磋商以促进实现共同的安全目标。另外，四方安全合作的框架已经发展到不仅涉及军事安全领域，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也成为四国关注的主要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在2018年7月举行的“印太工商论坛”上指出，“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已经成为美国及其伙伴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需要任何倡导自由开放国家间的共同合作”。<sup>①</sup>

第三，合作具有准同盟的属性。目前，印太战略下的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停留在战略磋商的层面，仅作为一个松散的合作战略体系框架而存在，虽未正式签订同盟条约，但在印太安全领域的双边和多边互动所释放的内涵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合作范畴。也就是说，对话磋商层面并不意味着美印日澳四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联盟的出现，但它们有着一个维护现有印太地区安全秩序强有力的目标和方向，这将会使四国在具有同盟属性的“准同盟”架构基础上建立更深入广泛的合作关系。从近期来看，美国已经打通了日澳盟友与印度伙伴之间安全合作的界限，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战略的推动下首次将印度列为战略贸易授权-1（SAT-1）名单，同时将美印防务合作提升到了与日澳盟友的同等水平。<sup>②</sup>与此同时，印度也逐步打破了自身“不结盟”的传统，不仅与美国签署了“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而且同日本就启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ACSA）谈判达成一致。此外，在美日印三国“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机制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始终表现出加入的强烈意愿，此举也将为美印日澳向“准同盟”迈进创造必要的条件。

---

<sup>①</su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s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Remarks by Michael R. Pompeo, Secretary of State, 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 U.S. Chamber of Commerce, Washington, DC, July 30,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07/284722.htm>.

<sup>②</sup> The 114th Congress,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2017, December 23, 2016, Section 1292, <https://www.congress.gov/114/plaws/publ328/PLAW-114publ328.pdf>.

第四、合作更加突出地缘政治色彩。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重启反映了亚洲地缘政治正在以印太区域建构为特征所发生的内在变化。<sup>①</sup>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受中国和印度共同崛起的双重影响，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缘政治经济区域，这一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和地位不断提升使之逐渐上升为一个战略概念。<sup>②</sup>美印日澳根据自身的战略考量，纷纷将印太战略纳入为国家总体战略发展框架的重要部分，凸显了这几个国家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共识。事实上，四国安全合作的重新启动正是对这种区域秩序变化的主观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2007年的四边安全合作被视为只是在没有明确愿景的情况下对抗中国，但2017年的四方安全合作可以被视为中国崛起背景下地区秩序建设的集体努力，特别是在海上安全和地区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更好的合法性。<sup>③</sup>从一年来四国的磋商会议成果声明来看，美印日澳四方已经对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秩序共同愿景达成共识，而四边安全合作的重新开启也标志着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印太地缘战略的进一步融合，尤其体现了四国联合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崛起的战略意图。

### 三、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及应对之策

印度洋—太平洋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印太往往被视为美印日澳等国的专有名词。然而，就现实而言，中国不仅是太平洋沿岸的主要国家，同时也是印度洋南亚大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太平洋和印度洋对中国都有着特殊的意义。<sup>④</sup>实际上，“印太”一词的出现与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持续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更是加剧了美印日澳在印太地缘环境中的威胁感知。目前，中国在印太战略语境下已成为美印日澳等国平衡、针对及防范的重要对象。<sup>⑤</sup>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势必也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拓展构成潜在威胁。为此，中国应采取灵活务实的战略措施，努力消除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带来的不利

<sup>①</sup> 张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59-60页。

<sup>②</sup> Rory Medcalf, “The Indo-Pacific: What's in a Name?”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9, No.2, November-December 2013, pp58-66.

<sup>③</sup> Ryosuke Hanada, *The Role of U.S.-Japan-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or the ‘Quad’ in FOIP: A Polic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a Rules-Based Order*,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p8.

<sup>④</sup> Christian Shepherd and Sanjeev Miglani, *Indo-Pacific? Not from Where China is Sitting*, Reuters,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indo-pacific/indo-pacific-not-from-where-china-is-sitting-idUSKBN1DA1YH>.

<sup>⑤</sup> 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4页。

影响。

### （一）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对中国的战略影响

尽管美印日澳的安全合作存在一定分歧和局限，但短期内四方建立基于自由开放规则的共同利益建立一个团结而非制度化的联盟伙伴关系的趋势愈加明显。中国是美印日澳四国在印太战略框架内重启四边安全合作的主要针对对象，美印日澳在印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加强势必也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美印日澳四国合作形成战略联动，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海域同时对中国形成围堵，将使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拓展和延伸面临更大的压力，威胁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和利益延伸。重启后的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旨在从地缘上对中国进行牵制，其独特之处在于其成员在军事和经济上足够强大，能够抵抗中国各种形式的战略影响，同时提供必要的“肌肉”，以捍卫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潜在挑战者的基础。<sup>①</sup>从具体实践来看，美印日澳四国安全合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强海上联动，将会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海域对中国形成围堵的弧形包围圈，使中国周边海上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拓展和延伸面临更大的压力。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日本访问学者长尾悟（Satoru Nagao）就毫不避讳地指出，“美印日澳之间的合作将保持军事力量的平衡，这将对阻止中国的‘军事扩张’具有决定性作用”。<sup>②</sup>毫无疑问，如果美印日澳四国海上联动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形成有效的战略围堵，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势必将会受到很大损害。

第二，美印日澳四国联手鼓吹“海上自由”，进一步插手中国周边安全事务，将造成中国在和平解决领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处于被动状态，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海上安全始终是美印日澳四国所关注的重要区域，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范围很大一部分包含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广大海域。事实上，自四国安全合作重新启动以来，南海争端作为四国印太海上安全的主要利益关切已成为美印日澳四边对话磋商的核心议题。在印太战略的支持下，美印日澳对有关南海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介入不断增多，导致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需要特别指出的

---

<sup>①</sup> Jeff M. Smith, The Return of the Asia-Pacific Qua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ly 30, 2018, <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commentary/the-return-the-asia-pacific-quad>.

<sup>②</sup> Satoru Nagao,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Japan, and Australia Present a Dilemma for India, Hudson Institute, November 24, 2018,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709-relations-between-the-u-s-japan-and-australia-present-a-dilemma-for-india>.

是，美国试图拉拢印日澳三国共同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在诸如南海自由航行及南海岛礁建设等问题上对中国频频施压，并派遣军舰和军机进入中国关键的12海里领海范围内进行针对性挑衅行动，严重挑战了中国在南海岛屿的主权声索和国家安全。此外，台湾地区也是美印日澳安全合作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四国以推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为由，在涉台问题上合力挑战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将严重威胁中国的领土主权及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第三，美印日澳四国热衷于鼓吹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塑造以四国为基础的印太民主国家联盟，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印太地区秩序架构之外，削弱中国印太海上的影响力。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持续崛起有效推进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缘对接，深刻影响着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变化，同时中国自身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启是中国崛起背景下地区秩序变化的主观反映，同时预示着平衡和削弱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事实上，美印日澳印太海上四边安全合作机制日趋完善和成熟，显现出美印联合地区国家规制和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崛起的行动升级，同样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sup>①</sup>从四国定期磋商发布的成果来看，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目标实质就是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地缘政治经济架构，直接制约中国所谓“破坏性”行为，进而冲抵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强大影响力。

第四，美印日澳四国共同推动印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投资，企图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致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面临竞争性挑战，威胁中国的印太海上战略利益。当前，围绕“一带一路”而展开的陆海统筹全方位发展的对外开放布局已成为中国地缘战略规划实施的主要方向，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尤其被视为提升中国扩大开放及与印度洋—太平洋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主要着力点。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全面推进，美印日澳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海上战略投射的疑虑明显加深，特别是四国印太互联互通和技术设施方面倡议，使得印太战略成为同中国“一带一路”开展战略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sup>②</sup>一方面，美印日澳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企图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围堵中国，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进行海上遏制的战略纵深，不利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延伸。另一方面，美印日澳在印太地区

<sup>①</sup> 宋伟：《从印太地区到印太体系：演进中的战略格局》，《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1期，第32~33页。

<sup>②</sup> Peter Ferdinand, “Westward ho—the China Dream and One Belt, One Roa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4, 2016, pp951~955.

的海上联动，在某种程度上钳制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能源和贸易通道，增加了中国在印太海上战略利益所面临的风险，不利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贸易和投资安全。

## （二）应对之策

鉴于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和潜在威胁，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消除美印日澳四边合作所带来的消极不利影响。

第一，保持适度的战略收缩。战略收缩是一种常态的国家行为。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任何伟大的国家都经历了从某些核心战略区域撤出的阶段。<sup>①</sup>战略收缩不仅可以保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而且也可以为国家自身的发展赢得更多时间。面对日趋复杂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中国需要适时调整阶段性的战略发展规划，适时将战略中心和重点转移到国内发展和区域稳定上来，防止美印日澳四国战略联动对中国形成有效牵制。一方面，中国应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破解国内发展和国际崛起两大难题，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战略机遇期。<sup>②</sup>另一方面中国要继续以“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为主基调，在整体对外战略布局上保持稳中求进、以稳应变，但在印太地区博弈和相关争端问题上保持一定的战略克制，可以避免把战线拉得过长而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

第二，尝试有效的战略对接。战略对接是国家之间寻求共同安全发展和互利共赢而建立起来的合作模式，有利于化解和处理不同国家间战略规划间的矛盾。<sup>③</sup>作为印太地区的核心国家之一，中国需要积极参与自身印太话语权的构建，在战略实践互动中加入体现中国智慧和理念的“中国方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的展开，中国可尝试积极主动地将“一带一路”倡议置于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框架之内，并与其他国家形成战略的有效对接。印太地区诸多国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与美国则维系着安全合作的关系。美印日澳四国安全合作更多的是在安全与军事议题上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形成一种制衡。中国需考虑到美印日澳等国的顾虑和诉求，更多地将自身战略实践聚焦到经济和文化等“低政治”领域，充分展现中国在印太地区所追求的是和平的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采取包容性的态度和制度性的措施，提高与沿岸国家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积极寻求与美印日澳等国家

<sup>①</sup> 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5~6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5页。

<sup>③</sup> 岳鹏：《论战略对接》，《国际观察》，2017年第5期，第45~46页。

的印太战略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有效的对接，共同携手构建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

第三，实施分间的楔子战略。楔子战略是一种防止或分裂对手联盟的政策，有助于解释国际政治中的“结盟异常”。<sup>①</sup>美国学者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将楔子战略定义为一个国家试图以可接受的代价阻止、分裂或削弱一个具有威胁性或阻碍性的联盟，而这个实施战略的国家可以通过减少敌人的数量和力量来获得优势。<sup>②</sup>采用楔子战略来防止敌对联盟形成或驱散已形成的敌对联盟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美印日澳四方联盟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可尝试通过实施楔子战略，利用美印日澳四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固有矛盾，分化离间美印日澳联盟形成过程中的战略合作，避免四国的印太战略联动形成对中国的牵制。美国是印太战略和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始作俑者，对于四边联盟的主导国，中国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通过积极塑造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对于印日澳三国，中国可利用它们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印澳两国对抗中国的摇摆态度，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化、阻止和解除三国与美国正在形成的“准同盟”关系。

第四，积极重视第三方的作用。一般来说，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的潜力及其可持续性取决于周围合作伙伴的响应和支持。印太战略的构建对东南亚国家在亚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和冲击，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合作对东盟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与东盟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妥善处理与东盟域内国家在南海等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努力消除中国海上安全利益延伸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防止因美印日澳的游说和拉拢而造成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嫌隙。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东盟国家与美印日澳四方集团之间安全架构的矛盾，继续支持东盟国家主导的现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提升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水平，努力与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形成某种对冲。

[责任编辑：王国平]

---

<sup>①</sup> Timothy W.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1941”,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1, 2008, pp1~38.

<sup>②</sup>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y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 p156.